

PRESSBOOK

Terry RICHARDSON

Ming Pao Weekly

February 2016

什麼時候我們才會專注看一張臉？這個年頭，人來人往，面目模糊，我們都徐徐漂沒於城市裏。美國攝影師Terry Richardson卻像路邊擅於人像素描的畫家，傾盡心思捕捉每張臉。在他的照片裏，不論是奧巴馬還是名不經傳的模特兒，都站在素白的牆前，將無法掩蓋的皮相，鮮明俐落地展現在攝影機前。大抵攝影師都執迷於臉龐的靈光，電影《恐怖份子》裏的攝影師將女孩的臉貼滿牆壁；Terry Richardson也凝視着每張臉微泛的光。近鏡頭（close-up）下的肖像，放大的臉也放大了的靈魂，快樂與哀傷，那張揚而剛硬，幽深不息，靜默無語地流淌。

撰文：蔡倩怡 攝影：李浩賢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與香港具造藝畫廊提供

臉的靈魂 TERRY RICHARDSON



PROFILE

Terry Richardson，著名美國攝影師，生於1965年，出生並長於紐約，他為不同的時尚雜誌拍攝人像，包括《Elle》、《Vogue》、《Harper's Bazaar》、《G-D》及《Vice》等。他拍攝的人像簡潔有力，漸成獨特風格。九十年代起於多個著名畫廊與美術館舉行展覽，包括法國巴黎的貝浩畫廊、意大利的Galleria Machina與柏林的當代藝術中心。他曾出版多本著名攝影集。



(上) Terry Richardson戲院戲院，如一位頑童。右圖為其作品《Amy Winehouse》(2007)。(下) 他常為時尚雜誌拍攝名人，如為雜誌《Harper's Bazaar》2013年11月展拍攝影當娜。

從音樂起步

Terry Richardson身形高挑，臉頰瘦削，雙眼總在靈巧轉動，對周遭的事物觀察入微。成長在六七十年代的英國，豐富旺盛的流行文化注滿其生活。臉上留著小鬍子，手上遍佈紋身，猶如在美國電影裏走出來的人物，卻凝結了某個時代特徵。「我年輕時曾經醉心音樂，當過樂手。」他曾擔任樂隊The Invisible Government的低音結他手四年，演奏的是在八十年代流行的Punk Rock。「後來很偶爾地因爸爸的朋友而接觸到攝影，便開始一點一點地學習，於是熱情也由音樂轉至攝影。」

他說話總是很急促，也帶著隨性即興，無形中散發出強烈的力量，如一種牽引著我們的節拍，暗自跳動。

「我的攝影總是很快便完成。」他依舊快速吐出每句話，「通常只有二十分鐘拍攝，拍攝奧巴馬那次更只有九分鐘。」Terry Richardson的招牌風格是拍攝快照（snapshot）——在短促的時間裏塑造人物鮮明的形象，在電光火石之間擷下靈魂。如在結他上滑動弦線，瞬間挑撥人心。「音樂依舊在我的生命裏佔很重要的位置，它鋪陳了生命的力量。而攝影也像音樂一樣，追求即興的一刻，那才能產生活力。所以我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和拍攝對象交流互動，攝影根本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，那只會殺死好的照片。」他依舊是搖滾樂手，揮灑的結他操作粗糙，由手的觸感轉至眼的視角。「我的攝影就好像音樂般短而有力，是蓄力力量的爆發。好的照片只需要一張便足夠了。」



抓緊人的靈魂

Terry Richardson的快門總是對準人臉，白攝下的肖像，將一生的故事都定格了。「我在紐約的工作室起初有一面巨大的玻璃，外面是紐約繁華的晚上，但我將它封了，成了四面白牆，因為我希望能在集中被拍攝者身上，不會轉移重心。」這也漸漸成了他的簽名式風格。

鮮活的肖像讓我想起高達的作品《她的一生》(1962)，總以近鏡捕捉Anna Karina吹彈即破的臉。其中一幕，她在電影院裏看《聖女貞德受難記》(1928)，留下深痕的輪與聖女貞德隱忍的臉互相呼應，訴說著女性的堅執苦命。Terry Richardson鏡頭下的臉也是靜止的靈魂，凝固了各人的哀樂一生。不管名人或明星，都流露出了隱密的生命痕跡，如同一道能開啟各種故事的門。黑白鏡頭下的Dennis Hopper抽着煙，一層薄霧籠罩着他，看不清的臉總繞着世故的愁容；Amy Winehouse的側臉張着口，透露着最本我純淨的快樂。

「我喜歡與人交流聊天。拍攝人像簡單而直接，卻捕捉了一個人的精神與靈魂。我的拍攝時間很短促，希望能嚴謹地表現被拍攝者的當下——他們的感覺，與最內在而獨特的一面。而人像裏也包括了與拍攝對象的交流，充滿力量，好像我在房間裏拍攝父親的照片，

讓我深刻。有些人能和他友好往來，有些卻不，你永遠不知道。有些人也會很保護自我，不願透露真實的面貌；而有些則很開放，與我談很多私密的經歷。這些都是美好的經驗，美好的交流。最重要是能展示那個人當日的感受、他們過去的故事，以及他們當下希望表現的情緒。」Terry Richardson遠離大眾媒體的套路，不與現樣板式的名人肖像；相反，他的鏡頭如同鋒利的小刀逐點剖開眾人的面目，讓情緒與故事兀自滲透，久久不散。

性與日常

Terry Richardson攝影的另一特色，是作品中裸露的身體，與瀟灑的性暗示。畫廊門上印上成人照片的警告字句，如同一道禁忌貼在藝術殿堂門前。但推開門卻是另一光景，掛在畫廊上的一幅幅snapshot，如同翻開家裏的相簿，讓人們瞥見最日常自然的一面。

「我喜歡用最簡單的攝影機拍攝，」桌上擺放着一部小小的自動相機，就像每人家中也有的一部那種型號。「數碼相機拍攝出來的效果予人感覺很真實(hyper real)，我亦喜歡以快速的snapshot來拍攝人像，因為它讓我想起小時候的家庭照，不用花太多工夫便能拍攝出的自然。我喜歡那種特質，就好像近年流行用手提電話拍攝，年輕人流行的Instagram，都是這種效果。」



他拍攝Lady Gaga多年，深入其生活，圖為作品《Gaga in the Garbage》(2010)。

他的作品混合高雅與時尚，美術館的界線也變得模糊。左圖為作品《Dennis Hopper》(1999)，右圖為《Eva Herzigova》(1997)。



【PORTRAITS】

日期：即日起至2月20日
地點：香港貝禮堂畫廊(干諾道中50號17樓)
票價：免費
查詢：3758 2180

「我的攝影就好像音樂般短而有力，是當刻力量的爆發。」



他曾到香港拍攝名人，更舉行展覽，圖為與香港演員陳國坤(左)模倣李小龙。

誠然，Terry Richardson的照片讓光亮卻空洞的表層刺下，只餘最直接的靈魂剪影。「你可能會在意技術上的問題，例如對焦等。但更重要的是照片本身能否抵達你欲前往之地。你的照片可以很輕鬆地拍攝即興的一刻，如果你只是不斷攝影，而不享受其中的過程，那只會索然無味，毫無樂趣。」

大鳴大放

他談到最受影響的攝影師之一是Nan Goldin，Nan Goldin開創了私密攝影的流派。對照着過去宏大的攝影題材，以至追尋客觀的真實，她更欲深挖人們的生活日常，將裸體的身體呈現人前，穿透私密與公共的界線。Terry Richardson也毫不忌諱，其作品中常見裸體，更指涉大量的性符號與象徵，混雜了低俗與高雅，穿梭於流行雜誌與美術館。

父親同樣是攝影師，母親則是女演員，注定了Terry Richardson在藝術與流行之間擺盪。他的作品常見於流行雜誌上，尤其是為各大名牌拍攝的廣告。滿以為只是簡單的推銷產品？他卻交出故事豐富，猶如在美術館裏看到的作品。例如他為品牌Diesel拍攝的FW06廣告，以天堂佈景展現人間與宗教的界線破滅。另一經典的Diesel SS07廣告中，也呈現出未盡虛幻的場景，指向文明的陷落。

「裸體是另一種形式的交流。當你需要拍攝一些突出的照片，將你的風格鮮明地展現，拍攝裸體是其中一種辦法。過去的藝術畫作也時常展現裸體，我希望將身體最美麗而有力的一面透過攝影捕捉，記錄一個人當下的身體模樣。」這大抵也導致他備受爭議，受女性模特兒抨擊。但不能忽略的是，他重新將身體作為最赤裸的藝術與流行文化語言，衝破禁忌，將含義變得寬廣。

Terry Richardson曾出版一本拍攝香港名人的攝影集，封面是他裝作李小龙拍攝的照片。「你認得這是誰嗎？」他一邊翻開攝影集一邊詢問。在他的鏡頭下，每張過去熟悉的臉也如同換上另一副新的模樣，透出獨特的底蘊，還原成鮮活的人。

他的作品介入了流行文化的面貌，偶爾如Lady Gaga一臉光鮮的坐在垃圾桶上般幽默，《Gaga in the Garbage》(2010)；偶爾卻像Kate Moss的肖像般深沉憂鬱。「人類整個情緒的承運——由生之歡快至死之悲傷，我都希望能一一捕捉。」

人像攝影

人像攝影由攝影的起始發展已盛行，然早期的人像攝影着重人物的美感，形式單寡。Nan Goldin開展的私密攝影流派將人像攝影的傳統重新置換，成了展現人的真實與複雜面貌為本，不限於美與醜。這種攝影流派也從西方主體論的思潮而起，少數族裔與女性或同性戀者的肖像也成為彰顯邊緣羣體的關鍵，將他們置於成獨立的面貌，好像著名攝影師Cindy Sherman也是其中一例。